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一

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二

婁寅亮 潘良貴 蕭振 張致遠 魏砥

吳表臣 晏敦復 黃龜年 辛次膺 吳芾

汪澈 葉義問 周葵 杜莘老 蕭燧

陳良祐 胡沂

婁寅亮字陟明溫州永嘉人登政和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車駕幸越上疏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仁宗詔英祖入繼大統此天下之大慮頃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舉心天其或者深啓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

乎。自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以是二聖無回鑒之期。金人乏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下于伯字行下達。選太祖諸孫有貴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者。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大加感悟。以爲宗社大計。莫重於此。樞密富直柔又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然其言尚未行也。入見復上疏。陛下車轍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取宗室賢者。誤蒙陛下采聽。赦而不誅。茲蓋祖宗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所及。伏望申其天命。宣告大臣。卽速行之。以太祖

之心操仁宗之愍自然孝弟感通澤流萬世他日皇子更生不過增一節度使爾上深然其言擢監察御史秦檜惡之諷言者論爲族父冒占官戶山是坐廢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少時王黼張邦昌欲妻以女悉拒之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祕書郎方蔡京以爵祿釣知名士數遣人致意良貴正色謝之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極言何鼎唐恪等爲相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微陋未見其可當道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泅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司諫請誅爲使叛命者卽敵人不敢輕議朱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雖黃惡其言除主管明道宮越數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還累考功左司郎中呂頤浩從容語曰旦

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退語人曰宰相
進退人才果以爲賢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
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授直龍圖閣知嚴州請
祠起爲中書舍人良貴故善子諶會子諶入覲語言煩褻是
日良貴攝起居立殿上經至榻前厲聲令退上顧曰是朕問之
復諭子諶且款語久之良貴此退者再上色變閣門彈之以集
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起知明州暮年除徽猷閣待制告歸不
出者十年後坐與李光遷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性剛介清苦
壯老一節家貧甚泰榆諷令求郡亦不從其諫疏多焚藁僅存
雜著十五卷朱熹爲之序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力學人稱
爲遠大器旣冠升太學登政和進士調信州儀曹與州守議奉

神霄官不合方臘之亂守欲危振檄攝貴溪弋陽二邑王師至
衢又檄令督餉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喜欲因俘獻授賞振辟
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功乎屬諸邑盜未息振悉意區處許
賊自新故多降者守以賊敗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
兵曹一兵官素得士心守疑而罷之發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欲
爲變振單騎往諭曰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輩其速死耶急釋
械吾當爲汝言衆羅拜解去時議城守庸工板築未數月而畢
任滿趙鼎薦授婺州教授改秩以檜薦召拜監察御史權侍御
史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劾大中以提鼎遂罷振亦除殺
獸閣待制知湖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言財用在天下如血
氣之在一身移左以責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盡從遂以
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旋起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卽克之初

屬令楊煒治邑有聲振欲薦煒又遣書檜從子昌時偕同薦之
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叅政李光弼太師和議昌時義不當
舉待制亦不當薦振曰吾業已許之矣及煒下獄振遂坐貶居
池州明年復敷文閣知成都兼安撫置制使奏留對羅米以足
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謂振唱爲闕乏之語言於檜檜風
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擢總計者以代旣而專肆掊克民益
思振檜死帝感悟遣振還成都父老懼呼旣至一切以寬爲治
帝嘉其治行與胡世將並加敷文閣學士卒年七十二民無老
稚相與聚哭遣表至帝悼惜之賙銀絹贈四官生平好獎善類
端人正士多所交識迄爲名臣所居瀕江父微時見過客與掌
渡者爭多溺死爲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爲蕭家渡有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登政和進士范宗尹薦召對擢樞密院
計議官時建寇范汝爲雖降猶懷反側賂招安官謝繼陸崇陰
爲耳目致遠請告歸知其情還自執政請鋤其根柢於是捕脅
崇及制司屬官施宜生付獄除孟庾福建宣撫副以韓世忠辟
致遠隨軍機宜文字賊平擢兩浙運判改廣東招降劇盜曾裘
等紹興四年召爲監察御史未至除殿中侍御史言朝廷折納
絹錢本欲少寬民力今江西帥胡世將比舊輒增其半是反乘
民急而取之詔從減折入對贊趙鼎勸上親征之議帝意始決
遷侍御史復言聚財養兵皆由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那本請精
擇三司使副罷福建榷鹽令常平茶鹽爲一官令計經常量入
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明年除戶部侍郎由吏
部仍復戶部言今欲大有爲必賴國富兵強先自宮禁次詔大

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額員濫者減之冗者併之州縣旣無妄用歸其餘於司屬廵以及於監司上至朝廷一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可以漸致中興除給事中以母老丐外除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時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因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致仕卒年五十八致遠饒亮有學識歷踐臺省言論風旨卓然可觀與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矼皆有士望爲鼎所知識者稱爲知人

魏矼字邦達唐相知古後少穎悟能守所學不爲新說所惑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除詳定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考功郎中應詔言星變之異舉治平間韓琦有言乃賞罰未明之應比年大臣黜陟不公賞之所加有未參

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外任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銜替者有罪犯同而罰輕重者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言臨安火與春秋定哀間同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廷朋附奔競之徒未汰搢紳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在位之人未問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又言建炎詔令內侍不得交通兵官違者處以軍法今內侍李廌私飲韓世忠家刃弓匠事下廷尉杖廌脊配瓊州遷砭侍御史賜五品服跪宰相朱勝非五罪言其無所建明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詔令持服又言近命下三省密院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盡黃而不下六部者乞並仍舊制尋扈從親征命

在督江上諸軍時三大將權均勢敵各懷私隙莫肯協心在首
至光世軍諭以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若自爲心將何以戰
當思爲國雪耻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於身光世
許之貽書張韓示以無他張韓亦復書交歡由此衆戰屢捷軍
聲大振在職七月論事百二十餘還祕書少監乞外除直龍圖
閣知建州尋召還權吏部侍郎命館伴金使辭以嘗非和議難
於應對秦檜名問所以不主和之意在具陳敵情難保檜曰公
以智料敵不若檜以誠待敵答曰相公固然第恐敵人之不若
是耳檜不能屈因改命吳表臣入見言賊豫乃金人所立北面
誠宜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傳聞金人欲要我
以難行之禮儻輕許之他時必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
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所得也雖使還

我空地異時正恐難保雖欲寢兵息民亦將何及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拒以國人之意庶無後悔未幾以憂歸凡四任祠祿卒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進士擢通判司理陳瓘謫居郡一見瓘之有武臣盛章挾朱勔黨瓘取表臣婢反誣以罪繫獄瓘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高宗遜右正言請選講官以裨聖德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并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於凡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多見施行詔開經筵侍御史沈與求不令京黼黨得預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天子耳目若咎其切直而黜之非國家福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及薦陳敏等十數人守邊防秋上言昔唐蕭復言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條

逆順之理。初不以官貴賤爲疑。今宜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擢用。豈特可以勸懲其捍禦方略必堪倚仗有病請外除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累司勳左司郎中條上裕國彊兵十策。蠲稅役以墾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勵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除左司諫坐論胡安國以言事不宜罷朱勝非都督江淮不。宜遣謫授黃巖縣丞尋升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祕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兼留司叅議官累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遣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可坐此表臣不。答復以議大禮忤檜意罷去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

郡人德之課最除數文閣待制請祠進直學士提舉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晏敦復字景初殊曾孫少受學程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由祠部郎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有爲直其事者改臨江軍通判召復吏部郎轉左司諫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論劉光世不問爲朝廷措置惟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此者岳飛屬官干朝廷以私飛卽請加罪中外稱其有賢將風乞以臣言示光世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待定都建康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耶權吏部侍郎敦復素號剛嚴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遷格法多所裁定除給事中請免冬至節賜予言兵興費廣兩官在遠欲奉觴爲壽且不可得

不宜舉平時例行慶賜詔從之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
吳球得旨免試敦復疏言自崇觀間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
賄行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今以一卒之微至殞聖聰醫官
免試皆壞成法正蹈前弊不可長也駁汪伯彥子名嗣素無才
望不宜任江西監司改知袁州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
憚之真拜吏部侍郎尋星見求言敦復奏亂本多出於左右近
習姦邪巧佞以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能使賢士藏匿造
爲士端能使四民遷業委曲彌縫能使上下相徇贊鼓流俗能
使廉耻道消誣人功罪能使毀譽亂真墮蔽聰明能使直言不
聞正合昔者康澄可畏之旨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
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事有不當例多取旨由是中書事務不
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微非所以爲政也願詳其大略其細

杓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杓倡
屈已許和之說敦復爭甚力又與張燾等廷爭之杓使所親諭
曰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荅曰蠶桂之性到老愈辣終不爲身
計誤國家杓卒不能屈胡銓被謫臨安遣人械送敦復往見臨
安守張湛迫還送者語人曰頃言杓姦諸君尚不爲然今方專
國取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以
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一敦復靜
然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鯁峭無所顧避帝每稱曰卿可爲無
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進士調洛州司理叅軍累
官河北西路提舉呂頤浩薦爲太常博士靖康初拜監察御史
尋轉吏部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克修政局檢

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臣聞盡事君之道不過曰忠罪莫大於欺罔極輔政之道不過曰公罪莫大於壅蔽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趨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弄威福背公徇私附下罔上熒惑主聽合黨締交相與比周沮塞言路權柄下移形賞俗溢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帝乃罷其黨王喚王珣王守道改檜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既而又奏檜奸狀暴露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乃復寵以儒學上職俾優游琳館辟如律斷羣盜獨置渠魁夫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而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公議其無忌憚如此章三上遂褫檜職龜年復奏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

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速發明詔以檢潛思隱惡。暴
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庶能破姦臣之膽。而
朋比之風不復作矣。尋除太常少卿。累中書舍人。兼給事中。遇
願浩植黨。傾檢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舍人。吳安國持錄黃
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檢復相。臺諫常同詹大方
希檢意。劾其附麗匪人。趣操不正。落職。居住卒年六十三。龜年
素尚名義。任子思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
舉。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既長。
俊懋力學。日誦千言。善屬文。尤工於詩。登政和進士。歷官。舉父
丞呂願浩薦爲浦城令。比至。遭閭寇亂。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
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益募鄉兵。習彊弩。賊至夾水而陣。

賊潰誅首領五人餘悉宥之除監諸司審計司因孟庾薦名對
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民遭荒亂願敷郡邑省耕薄
征務農抑末其中原之人棄墳墓捐生業從幸江左饑寒殞什
望加存拊以堅萬方後后之心累遷吏部郎轉河北運判還奏
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方今許國莫聞謀身尚衆謂補外爲左遷
以近民爲俗吏營私殖貨廉耻漸缺推原其故乃責實之道有
所未至願嚴賞罰之馭盡綜核之法抑文而尚質高宗稱善勅
以所奏榜於朝堂擢左正言奏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
勝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
明間牒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杜近習之干罷不急之務
節姑息之恩又言韓世忠有攻城略地之功男除直祕閣之職
圖書之府何所干預倖門一啓恐援例者衆上皆信納世忠將

自楚州移軍鎮江次府陳可應者五又言國耻未雪義難講好
王倫使金當識其詐論奏槍姻王仲疑奴事朱勔投拜金帥罪
不可赦王喚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于
金何顏而復見吏民槍力爲營救次府又奏臣所論列乃國之
紀綱借使貴近官掖親如肺腑朝論夕罷今乃奪於大臣姻姪
一切廢革遂求去除直祕閣提點湖南刑獄陛辭上曰卿以將
母爲言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卒歲當召次府旣抵長沙聞
湖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掠茶陵槍匿不奏始悟槍欲陷之卽
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
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待以不死賊相繼請降仍料簡精銳得
禁旅萬餘奏立茶陵爲軍疏爭和議罷職予祠闕十六年貧益
甚守益堅槍死起知婺州加祕閣修撰召見奏國本末立擢給

事中繳駁戶部侍郎蔣璨曲事交結出璨知平江中丞湯鵬舉
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奉祠起知泉州移帥福建丁母憂孝
宗卽位召之奏自治上策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
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
淮使敵不敢窺尋除御史中丞時已老疾朝德壽宮光堯見其
貌羸瘁語曰疆埴時可惜闕廢會上將以春饗迎太上詣延祥
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尚未終方停策士且嫚書甫至意
在交兵願移所費以資兵食復奏兩淮久清野沃壤鞠爲荒野
乞集遺氓歸業借以種牛或令見屯大兵從便耕種此足食足
兵至策又劾成閔貪饕湯思退朋附葉義問姦罔其所彈論必
務大體究實事不爲苛察聞者知懼上方厲精政事以名實爲
言多所裨益眷遇益隆每呼其官而不名隆興元年同知樞密

院事手疏張浚出師乞審幾持重反覆千言及符離報至嘆其
先見上以師潰不樂奏張浚彈壓必無他忠此上天大儆戒於
陛下耳拜叅知政事以疾祈免且言臣嘗薦王十朋今除御史
嘗劾湯思退今召將至臣當引避乃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卒年
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操修如在家僧立朝幾譖渡江以後稱
直言爲首仕宦五十年無絲毫詿吏議政尚清靜先德化所至
人稱不煩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遷祕書正字與秦檜相退然如未
嘗識公坐旅進一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婆越三
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除監察御史
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
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順助矣上趨其言遷殿中侍御

史兩淮戰不利奏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又勸上親征車駕已至建康復請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密啓還東者帝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若經理淮甸應接梁宋臨安又不如建康近議者徒徇一時尾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有人矣擢知婺州陞辭適孝宗臨御之始勸帝先正其心以爲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有金華長仙鄉民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帝勸民效之爲加褒異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移知紹興擢官所在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爲奏免之歲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

鑑湖除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宣諭淮西還改吏禮二部以敷
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彈壓權豪側目斂跡以剛直見忌求去
奉祠興國宮起知太平州濬梁姑溪築歷陽城役久潰歸聲言
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
褒諭知隆興再奉太平祠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前
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嘗言視官物
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立朝不偶退閑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
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汪澈字明遠新安人徙居浮梁第進士教授衡沅万侯嵩薦爲
祕書正字轉校書郎尋除監察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寢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命按視顯仁

后撤宮已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徙。澈
還奏。昭慈顯肅懿節等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至變更。
上大悟。命悉如舊。擢殿中侍御史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悉
名士。上次第用之。効罷左相湯思退。數鎮江大將劉寶。十罪奪
節。予祠。上元前一夕。大雷雨。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八日之內。
雷電兩雪。孔子謹而書之。今一夕二異交至此。陰盛之極。殆爲
金人。因陳修攘十二事。將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圖心。文武職
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閣寺。澈與陳俊
卿等奏罷之。未幾。金遣高景山來求犒。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
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帛。彼乃輒出惡
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震怒。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必使天下
一心。其氣百倍。進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將所部三萬人屯

京襄陰澈湖北京西宣諭使過九江王爰見澈論

在屬

至襄陽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金將劉蕚擁衆十萬
聲言欲取荆南朝議棄襄守荆澈奏言襄陽地重正荆楚門戶
何可輕議又聞劉蕚分軍欲自光黃擣武昌朝廷懲前敗移吳
拱嚴護武昌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拱留
襄樊會敵騎奄至與大戰漢水上敗之時唐鄧陟蔡汝頡將以
次來歸未幾亮死金新主罷兵請和召入爲參知政事替陳康
伯內禪讓孝宗卽位銳意恢復命參張浚督軍荆襄將分道進
討命趙樽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偁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
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置三十八屯歲可登穀七
十餘萬斛功緒略就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隆興元年入
奏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除

資政殿學士奉洞霄祠再疏落職明年起知建康拜樞密使孝宗密訪人材薦百十八人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踰二年改觀文殿學士仍奉祠復知鄂州兼安撫使上訪邊事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倜傥扼陳蔡敵不敢窺既失兩郡則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搏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激言不可改知寧國移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平居自奉省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登建炎進士調臨安司理參軍歲旱攝郡便宜發常平賑民提刑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常薦義問會俯有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怒甚乃袖還薦書范宗

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疏其姦改饒州教授轉知江寧召泰檜
所親應役同僚不可曰釋是則何以役他人卒役之尋通判江
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移檄義
問曰宗元道九江拘其舟義問不從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
退薦之上猶記前言宗尹事擢義問殿中侍御史言臺諫廢置
在人主凡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盡敘復樞密湯鵬
舉怙權植黨擢周方崇李庚置臺諫專鉏異已者義問累章劾
鵬舉有一檜死一檜復生之語併方崇等罷之又言凡遇一將
關令密院具三人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郊祀
赦義問言不應移附檜告訐者又朱樸沈虛中尚奉祠里居宜
遠徙皆從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聞金將犯邊遣義問奉使覘
之還奏造舟備械其謀已定亟宜屯駐沿海要害以爲禦備轉

知樞密院事金主亮果南侵卽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錡報捷書至讀之至金人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聞者掩
口至鎮江聞官軍與敵相持皇遽失措欲還洪邁恐動搃人心
力止之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一夕潮生木枝去溝亦填
平留守張燕告急乃由陸路云往建康所過市人皆嫫罵之時
敵兵據瓜州采石炳張甚義問復欲返鎮江諸軍喧沸曰回則
變且不測不得已趣建康已而亮被弑師退還朝力請罷辛次
膺論其敗事且以官私其親遂謫饒州卒年七十三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少遊鄉校力學京師傳誦其文宣和中登
甲科調徽州推官遇南渡諸軍交馳境上應變敏速千里帖然
轉臨安教授侍郎陳與義薦除監察御史甫兩月徙殿中侍御
史言事至三十章歷條朝政所行凡有不當指陳無隱論時宰

不任責高宗變色以爲鼎沒最肯任事奈何遂以小事形迹疑之葵曰自陛下卽位更十許相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因無固志假如袞職關失尚望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稱所論甚當俄以沮張浚北伐罷爲司農少卿改湖南提刑親老不就和議成名爲太常少卿葵論爲國有道以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三者常當在我不當在人秦檜意前以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不念舊惡有旨差除四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又欲劾檜所厚尚書吳汝嘉檜始不棄葵改起居郎葵薦館職呂廣問檜指以附會李光落職主管玉隆觀起知湖州移平江轉運李椿年希揜意論罷葵屏居鄉間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遷

直祕閣知紹興通闕權留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比年科舉取士主司迎合取經傳語可誅大臣者爲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同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給事中湯鵬舉復劾出知信州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投牒留葵作淵皆送五百里外編管俄引疾改提舉興國官加直龍圖閣起知太平州繕完水壞圩堤百二十里傍郡皆沒惟當塗歲熟下令市河久堙雨暘交病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同知貢舉權戶部侍郎手詔數問錢數出入時龍大淵曾覲用事葵奏陛下勞心庶政口有咨詢而小人乘間欲售其私致爲虛文不可不察上爲色動張浚奏恢復葵請對累數百言始終守自治之說謂不

可輕舉。後果兵潰。上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薦李浩、龔茂良。上曰：「皆佳士也。」次第召用。太常奏郊牛斃。癸言：「邊虞未靖。舉春秋免郊故事。請展期以符天意。」從之。俄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宰相以下皆待罪。乞罷不許。癸獨留身固諍。帝訝其堅意。奏曰：「臣自預政事。每與宰相論有然而從者十之一二。其不得已。強從與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尋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卒年七十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諡惠簡。後以子貴。累贈太傅。生平孝於事親。友於兄弟。當任子先孤姪。舍幼子與孫。晚號惟心居士。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

杜莘老字起莘甫之裔孫徙家青神幼喜誦習蘇氏文不因時禁而罷登紹興進士教授梁山軍參政魏良臣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莘字見應詔上言此戾氣所生多爲兵凶之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上以其議爲首命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由太常寺簿升博士南渡後典秩散失顯仁后崩一時禮制有疑悉以古義裁定上問含玉之制莘老言此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及虞祭或欲宰相攝行爭以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自蜀造朝不以家行清修獨處高宗甚重之擢監察御史以不畏彊禦升殿中侍御史首論天下多事陳俊卿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不可令解職而去上以爲然會議親征莘老贊上決策謂敵人欺天背盟當持以無懼勿爲

微小利鈍所擢謏言所情異議所惑則人心有恃而士氣可振
又言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
臣亟舉可川之才及親征有期上言禁衛不肅羸老居半願亟
留聖慮事皆施行所論劾皆符公論常謂臺諫當論天下第一
事若有所畏忌姑息不惟自欺其心且上不敬君故嘗極言無
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論帶御器械劉炎斃禁中市易通
北賈大爲姦利斥監嘉州稅又論知密院周麟之挾姦罔上避
事辭難恐懼使金至於掩泣疏再上乃貴瑞州又疏幸醫王繼
先十罪詔福州居住籍其貲彈內侍張去爲罷去而莘老亦以
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金安節舍人劉珙封還制命改司農
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治郡課績爲諸郡最孝宗受禪進三議
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莘老在官職骨鯁敢

言咸稱曰杜殿院聲振一時無有所間

蕭燧字照鄰臨江人高祖固皇祐初爲廣西轉運使衆僂智高必叛條上羈縻之策樞府不果用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能屬文登紹興進士授平江觀察推官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潛臺丞相有子欲以屬公燧怒既而果被檄檜假以員溢易之秦熈果中選秩滿改靖江避檜辭歸檜死除靖州教授孝宗初收教諸王宮輪對諭官嘗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國子司業兼起居舍人進爲郎龔茂良薦其純實無華可任言喪除左司諫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族叔鉅皆持節于外在所依憑悉無善狀燧皆論罷之首論言官當先辨邪正然後可任耳目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不可恃

小康忘大計。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皆嘉納之。擢右諫議大夫。入謝。諭以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言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其犒餼。多捕農民以充數。乞嚴戒諸郡。務得丁壯。以爲實用。從之。夔帥李景阜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爲之營救。燧併論雄。雄密奏燧誤聽仇人之言。事下臨安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獄坐罪。命景阜復還任。燧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請外出。知嚴州。始至地狹財匱。官餼不滿二千二年之間。餉以足用。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會遂安令腹土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爲易令。呼其卒長告戒之。密籍城中惡少姓名。涅補軍額。人以安堵。詔褒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

州父老遮道不得行至則熟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請發太倉米賑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詔諸司蠲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本路除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近例樞密都承旨以知閤門官兼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上言債帥之風未殄宜察其虛實又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上皆稱善升侍讀上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殿最以聞事多施行尋充高宗山陵按行使拜參知政事權知樞密院引年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進士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累官至太常少

卿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入太學登紹興進士調興國司戶參軍
入除太學錄密院編修中丞汪澈薦爲監察御史轉軍器監蔡
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擢福建路轉運副使歷起居中書舍人
遷左司諫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白金數萬兩收換以紓細民
之急上慨然從其言仍拘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悅之會上銳意
圖治自比唐太宗良祐勸上宜嘗覽貞觀政要擇善而從去非
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
下恭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爲市井之行以公侯
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招蕃賈貿易寶
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
維持紀綱保全威晚願嚴戒勅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

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拜吏部侍郎至尚書朝議范成大使
金請陵寢地良祐論不當遣恐生邊釁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
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徽州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自
幼穎異六歲誦五經登紹興甲科隆沉州縣至二十八年始入
爲祕書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史部右司二員外郎以
憂去孝宗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言守禦
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時定武舉十等之目令人舉
薦沂奏言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則未推原本意將欲
資其輜略藉其兵機及有所補用多授以權貼征師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詔從其議武舉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俄論龍
大淵曾覲不去恐有撓節以從之者衆嫉其言思共排之沂請

去以直顯謨閣奉崇道觀祠乾道初名爲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入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遂不言之尋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淹月累時不無低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可行與不可行當革與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書之姦詔從之尋以目疾出知處州引疾奉祠門太子詹事進禮部尚書改侍讀論虞允文希旨恢復謂敵人無彘可乘諸將未見可任數梗議乃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諡獻肅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爲學所得者如此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二

臺諫 宋五之十三

王十朋 李衡 汪大猷 王信 王蘭

胡晉臣 黃洽 謝諤 張大經 林大中

吳獵 劉光祖 曾三聘

第三復

章穎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天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衆素檜死上親策進士十朋以權爲對言攬權者非欲衡石如秦皇傳餐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旣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法之至公莫如選士名器至重莫如科第

今有司特以爲媚權臣之具。尚安望其得人哉。又如鋪翠已禁。而中外首飾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願陛下正身以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言幾萬餘淹通經史上嘉其議論醇正。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之。以擬古晁董上遂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貢物焚之。授十朋紹興簽判。裁決如流。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遂以應詔。名爲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皇孫特加禮位之中。坐輪對言造禍以來。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要在自備如何。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槍死百槍生也。張浚天資忠義材兼文武。乃授之閑地。劉錡長於用兵。士卒樂用。乃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楊存中交結北司。位列三公。陰結諸將。

相爲黨授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他如清資
加於噲伍高爵溢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
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
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乃戢邏卒罷承
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存中兵權金兵犯邊起釘制置淮浙
浚帥金陵其言大畧施行除著作郎三十年正月風雷雨雪交
作十朋遺陳康伯書勸以力陳春秋災異之說崇陽抑陰以弭
天變遷太宗正丞孝宗受禪擢知嚴州召對言太上以神器付
陛下其賢過於帝堯當思所以副之於社稷安危生民休戚人
才進退朝廷刑賞一如舜之行事以盡繼述之道歷司封郎中
國子司業言人主之職大者有三任賢納諫賞罰今居位者往
往職事不舉宜有以革之上然其言除起居舍人升爲郎兼侍

講擢侍御史將北伐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昔夏少康商高宗周成康宣王漢文景宣帝光武唐太宗諸君迹雖不同爲孝則一陛下天縱英武志在興復比因宣召語及陵寢惻然改容曰四十年矣推此心真可對越以上數君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條史浩八罪出知紹興十朋再疏論浩嘗爲其郡屬吏姦賊彰聞何顏復與吏民相見遂改與祠又論史正志與浩異族傾險姦邪觀望求進不耻以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詐病致仕遂皆罷去張浚出師十朋言師以弔民爲主宜先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戒浚金將旣降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浚兵潰十朋復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竇慕之矧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兩

朝復營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奈何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沒旣得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近日聞欲遣大淵撫諭淮南。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信否上爲之默然。改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久旱入境而雨。並湖盜賊出沒。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圖。不。予。移知夔徙湖州。湖民苦積霖入境。卽霽。戶部貴虛述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卽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勸貢闈。以禮致士之賢者。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科使自槩量。聞者相告。願償其逋。訟至。溫詞曉以禮義。多退聽者。所至民繪而祠之。去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旣去。猶思之。如父母。東宮建以十朋舊學。除太子詹事。詔州郡禮致力疾。朝

謁待遇有加告老詔免朝參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諡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扁書其室曰不欺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况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皆篤學自立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自幼博通羣書爲文操筆立就宣和間入辟雍有洛人趙孝孫與同舍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所以爲聖賢非記誦詞章之習立心不可有絲毫虛偏惟誠實自處方可以言衡心佩其訓學必以論語爲根本登進士授吳江主簿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迎合投劾歸後知溧陽專以誠意化民民敬愛之夏秋二稅榜期日縣門辨先他邑鄉無吏迹歷四年未嘗

繫一獄。四府帥汪澈轉運韓元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爲
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密院檢詳。出知婺州。加直秘閣。引年除
祕閣脩撰。致仕。孝宗思其樸忠。起除侍御史。命同知貢舉。與右
正言王希呂力疏張說不當以母后肺腑除節度使。掌兵柄。廷
爭移時改起。居邸嘆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請
老。愈力仍以祕閣脩撰致仕。與希呂同時去國。時莫濟不書。敕
周必大不草制。士爲四賢詩以紀之。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
屨徜徉。聚書萬卷。號曰樂菴。臨沒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年七十
九。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
而臨終超然如此。是殆庶幾孔門所以聞道者歟。

汪大猷字仲嘉。鄞人。初蔭授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進士授金
華縣丞。諭爭財者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

東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有不實者請得自陳母遽加罪遷
知崑山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錢
端禮宣諭淮東辟充叅議官歷遷戶部右曹郎中入對言總覈
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母違所長量能授官母拘流品孝宗
頗謂左右曰議論疏通詳雅稱曰有用之才也洪适薦權吏部
侍郎主管左選兼莊文太子左諭德進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
嘗出龍大淵所進侍燕樂章辭曰鄭衛之音非講讀官所當預
遷秘書少監預脩五禮會要接伴金使假吏部尚書尋權刑部
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每侍清宴輒陳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論者
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屬民爲甚
亭戶居近場監未嘗煮鹽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
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勲戚田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

今自求之又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強盜及犯罪贓吏若負陷倉庫綱運惟當卽業收租以償既足給還使復故業上嘉獎之遷侍講兼給事中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悞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舊成進入上大悅適議強盜處死右司林栗謂太祖朝贓滿三貫者斬並不論首從并殺傷景祐從寬增爲五貫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然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大猷論所議六項法寬嚴適中若皆實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用六項法便遂從其議借吏部尚書充賀金正旦使還爲吏部侍郎南郊差充鹵簿使以言除敷文閣待制奉典國祠起知泉州戍兵以真臘大賈假爲毗舍邪犯境大猷詰曰毗舍邪面目如漆語言不通此豈其人耶得實遣之故事蕃商與人

非傷折罪皆以牛贖至是悉用中國法三佛齊請鑄銅瓦
詔泉廣二州督造大獸奏漢法銅不下游奈何爲彼所役卒不
與進直學士仍留任踰年改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計
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落職南康軍居住久之復待制升學
士沒贈二官大獸與史浩共里同年未嘗附麗性好周施叙宗
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稿
備忘訓鑒等書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入太學登紹興進士除建康教授父憂服
除進所著唐太宗贊及負薪論孝宗嘉之授太學博士須次徙
外教授溫州郡饑疫議遣官振救父老願得信任其事信欣然
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尋除敕令所刪定官凡法令
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

太學正錄所掌規矩而員多博士所掌訓導而員少請升正錄
兩員爲博士從之又論除官冗濫之敝乞精選監司慎擇名籍
郡將代半歲乃注上親以其章授宰臣施行權考功郎官蜀人
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棍之信鉤考其故吏怖
服又有實礙選式吏受賕爲地托工部尚書趙雄屬信信弗從
旣而雄轉吏部閱審成牘乃愧謝信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
蔭薦肆爲姦欺信爲擿最者數事付大理獄因請並籍以息後
患母憂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兼右司郎官轉對論
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不恤後之禍患獻言
者求一時之合而不計行之可否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
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
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弊類煩碎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得明

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向。無復爲目前苟且之計。又論比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吏得並緣爲奸。願明與減放。又進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及屯田利害上。皆納之升左司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提領戶部酒庫。改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樞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信書得米芾筆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遷給事中。提舉德壽宮宦者。甘昇既逐。復入信執奏之。舉朝皆悚。上語洪邁曰。太上皇后聖訓言。小黃門多不習事。獨昇可任。貴。

分吾憂朕以是駭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廣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按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通官錢絹絲米以百萬計山陰境有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起斗門導停滯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爲上廬民繪象以祠更名其湖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諸廢畢舉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由是得寒溫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

限其居尤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所著有是齋集

王闓字謙仲廬江人乾道第進士爲上饒簿歷武學諭孝宗幸學見而異之令小黃門問知其姓名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闓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陞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闓卽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卽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惕而正之乎上悚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除禮部侍郎兼吏部上手詔選監

司牧人欲得剛正如卿者。簡舉潘時鄭燭林大中等八人。乞擢
用。會以憂去。服除。爲禮部尚書。進叅知政事。光宗卽位。累遷樞
密使。除目自中出。未愜人心者。簡輒納還。或譏建皇后家廟力
爭。以爲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入事疏入。不
報。中丞何澹論罷之後。帥江陵。湖南再論歸里。奉祠七年。薨。閩
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
世。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第紹興進士。通判成都制置使范成大
以公輔薦。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
學士院。歷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
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
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

其功。又論兩稅折變上首肯久之有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覆曰。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其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親老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論熹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立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爲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

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靖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敢沃剴切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端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改宣義郎歷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丞洽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曰備事莫若儲才士卒常練其心軍政在預謀畧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輕易以玩寇若待援而後定毀傷根本多矣由秘書著作郎兼侍御史會水旱頻仍洽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陛下一念夙夜恭默專精在民身雖法宮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山必有未盡勢神祇之心者上以諸路奉行荒政不力欲差官按視安集洽奏常平一司職專民事淮浙江東五路見有五使尚慮不能周知今遣一人兼

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而已。安能遍歷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人。今使主兵官兼郡守。是合兵權爲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孝宗嘉納。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習武藝。洽因諷諫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言節飲食。故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願養其身也。在經筵言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其要在爲國得人。掄才任職。必盡公心。使君子進庶職舉。天下當無不治。上首肯再三。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使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則士大夫咸自淬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潭州奏強盜罪不至死者。坐加役流。洽議強與竊異。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圖檻一弛。殊突四出。善良受害。何可勝言。况役時已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爲患。

尤甚詔從舊法尋除參知政事諭曰卿每告朕用人今當用人之際不可不勉因商榷除目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遷知樞密院事累章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應詔言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無何予祠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所論列未嘗擣摻細故孝宗嘗稱其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又譬以爲良金玉渾厚無瑕其見重如此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長從郭雍遊未仕創發役法編爲一書登進士調夸陵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攝尉諤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

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諤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叅軍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諤分部給糶。頃刻而定。擢知分宜。債積負。又請免賦外橫征。內外艱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上所編義役詔諸路行其法。民以爲便。遷侍御史。至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進講尚書孝宗諭曰。朕最喜伊傅所學。得事君之道。對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對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又問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所傳蓋得於父。雍得封爲願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宴飲妄費。所當近者。執政大臣舊學名儒。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

尋奉太平興國祠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生平爲文立成倣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之行坡名其燕居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有聖學淵源五卷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登紹興進士宰吉之龍泉有善政改知儀真平易近民民咸德之除提舉湖南常平歷提點湖北江東刑獄有巨豪犯法挾勢求脫卒正其罪拜監察御史首陳士風培克媮惰誕慢浮虛四弊又奏理官多居外非便命作舍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諸路荒政不貸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脩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貪理冤去苛歛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諭近侍韓侂何人若不當令薦士恐士之無耻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上曰昔楊得意爲狗監嘗薦司馬相如

似亦無害後數日復語大經曰朕思卿所論誠是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自號董閭羅大經論奏竄南康軍上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能詳練擢侍御史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卽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求言奏當今大弊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願陛下疎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之任一提天下之綱必有能辦事者俄郝政降統制殿帥補外任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

以徵猷閣學士知建寧告老移紹興不拜以通奉大夫致仕壽
逾八十寧宗卽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
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遂
卒年八十九計開上追悼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生平風力
峻整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以方之孔戣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自少力學趨向不凡入太學登紹興進
士知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光宗受
禪除太常寺簿奏祀典國之大事所以交于神明臣昨簿正奉
常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
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大疎夙興行事
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擢監察御史御
札示以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謂聖訓固然抗直敢言斯

乃臣職遷殿中侍御史論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免爲小人又言今日之事莫大於警耻未復必存此念於心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議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時方仲春雷電大雪繼作大中言此陰勝陽之明驗當別邪正攬乾綱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女謁得以亂朝綱上是之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賈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勸僞學之目陰廢正人今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無何守侍御史兼侍講劾知潭州趙普俊而薦趙汝愚帝爲名汝愚而出普俊舊制分河北陝西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廢制置之

職大中言宜選行實財畧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仍領
制置而用諸將爲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
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大中言其弊始于咸平間馬元方建言
於春預支本錢濟民乏絕至夏秋輸還。是時蓋先支錢而後輸
絹也。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後則直取於民。令納折帛錢以兩緡
折一緡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用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司
諫鄧駟以言事遷。將作監大中疏留之。論馬大同用法峻刻。又
論大理少卿朱之瑞章上皆不報。遂求去。除直寶謨閣奉祠。朱
熹貽書勸士官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
當於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與大同之瑞同領郡。給事尤
袤舍人樓鑰疏駁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亦不報。寧宗卽
位。由潁州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韓侂冑陰請納

交大中却之。侂冑怨會彭龜年以論侂冑與郡大中與樓鑰同繳奏言陛下龍飛眷禮倏舊延問無虛日不數月間或死或斥祇存龜年一人今又去之人其謂何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冑外任有旨龜年與郡已爲優異侂冑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等復執奏不聽又諭救呂祖儉繳駁汪義端皆不報求外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海潮溢城南民田不可種大中爲捐公帑治石堤民不知叙而蒙其利黠賊訛言夜有妖立捕黠之人情大安丐祠不許以御史林采論落職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櫛杷菊取溪魚觴酒賦詩不談時事或勸通書侂冑謝曰吾昔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笑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冑誅名見試吏部尚書亟稱熹與龜年祖儉之冤宜優加旌表其他

因佞冒得罪者亦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遷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每語所親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
和議未成思體聖訓以華弊倖爲經久之計儻初志畧遂雖死
無恨是年六月卒年七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感發凜乎不可犯有所
著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初從學張栻又常親炙朱熹湖湘之學一
出于正獵實表率之登進士主澤州平南簿栻經畧廣西檄攝
靜江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
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遂錄鬱林功誅南流縣
尉鬱林巡檢人爭奮厲不踰時盜悉就擒所誅尉乃宰相王淮
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無錫縣陳傅良薦召試守秘書正字上

疏光宗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及時恪共子職。問安上壽。言甚切至。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不聽。求去。猥賁之曰。安危之機。判然可見。公不於此時牽裾折檻。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被漢魏之薄俗。服三年之大喪。萬一陛下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矧陛下卽位尚未朝。見上皇宜篤精誠以俟和豫。亟遣大內。恐非所宜。又言陛下臨御未及數月。今日去一宰相。明日出一諫臣。昨又聞以御札罷侍講朱熹。中外惶駭。事皆不由中書。是謂亂政。又駁史浩謚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出爲江西運判。落職罷歸。及黨禁弛。起判廣西。轉運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江湖京西財賦。時議開

邊狼貽害當路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必自荆襄而來蒞輪
湖南米於襄陽分湖北和糴米於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
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號召義士使保邊
疆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光鄂江黃等戍以備衝突分
通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
衛府庫事皆施行召除秘書少監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
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
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爲平獵計
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四匱令水勢四合可
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加獵實譔閣待制京湖宣撫使獵遣
張榮將兵援竟陵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
圍金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諸郡告急吳曦又反於蜀獵以罷了

翁攝奏議官訪以西事乃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康死守
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復請於朝以王大才
彭輅分抗均房諸險漕粟歸陝以待王師職誅除刑部侍郎充
四川宣諭使尋加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嘉
定六年召還卒諡文定沒後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
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安陽人以外祖賈暉蔭補官復登第廷對
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
操甲冑間馭毬馬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
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孝宗召試除太學正入對論
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且曰今獻言者或不量可否勸陛
下以輕出此其誤國在卽或不思振立苟且偷安此其誤國在

遠。不可不察也。尋守秘書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歷校書郎右
正言出知果州以趙汝愚復除軍器少監兼禮部郎官光宗特
拜殿中侍御史入謝首論近世是非不明邪正互出公論不立
私情交起非但道之消長時之否泰實係國家禍福社稷存亡
甚可畏也。因歷舉咸平景德慶曆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之
邪正美惡興衰治亂爲上別白言之。又言今日姦臣因惡道學
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其去熙豐紹聖能幾何哉。陛下
校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
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反以小人之心意累天日之
清明。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罪過。事勢至此。國家安賴。臣欲
思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
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
弘簡錄

魏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章下讀之有流涕者。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沈揆交結近習希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悅軟美不敬君子而狎小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幸詔大臣博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衆錯立朝國勢自壯又言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最後諭帶御器械吳端出爲浙西馬步軍副總管遂罷光祖言職徒太府少卿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上未過

宮不可歸安私第當收執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寧
宗卽位除侍御史入對獻謹始五箴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
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
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
進起居舍人首論侂冑寢擅威福自今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
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遷起居郎集議孝宗山陵言會稽
土薄水淺與朱熹議同熹罷與祠光祖言昔漢武之於汲黯唐
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况熹明先聖之道爲
今宿儒非三臣比又言臣非助熹乃所以助陛下也不聽劉德
秀劾之罷奉玉局觀祠僞學禁起光祖撰涪州學記訓學之大
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
志而時方以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

爲謫訕奪職放居房州久之起知眉州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
觀吳曦叛白郡守焚其榜且馳告帥守監司共仗大義連衡以
抗賊曦誅以書屬宣撫楊輔譚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
之以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州路提刑權
知瀘州侂冑誅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
改京湖制置使進顯謨閣直學士知潼州詔以閔雨求言光祖
奏陛下爲天之子中國萬民之主今天以金匱送死于汴而陛
下不取是謂棄天青卿蘭會求通弗納是謂棄人又言憲聖慈
烈皇后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賊臣侂冑敢蔑視
之擅易諱日請告謫祖宗收本忌日從之終提舉玉隆萬壽宮
贈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其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
范祖禹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竊之竝之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與第三復俱登乾道進士調贛州司戶
參軍累遷軍器監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挽當用六
人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不若克敵弓一人挽之工費不及十之
三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以書抵丞相留
正勸朝重華宮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今闕庭
之內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
計決何不明白正言以取決于上不尤愈於泯默而退乎遷秘
書郎帝幸玉津園三聘疏言近者人心日離大亂將作小大之
臣震怖請命陛下安意肆志若罔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
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尤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
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否則臣未知死所也孝宗
病革復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恍惚日甚臣恐一旦狂夫竊發託

忠憤以行詐假愚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疏入帝
意爲動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諭益震三聘謂今日事勢莫
若建儲贊立寧宗兼考功郎中後出知郢州侂冑指爲趙汝愚
腹心坐追兩官與祠尋差知郴州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
赴侂冑誅諸賢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獨不及亦不自言嘉
熙間卒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三復字無玷淳熙末
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紹熙初出知池州徙
常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歷官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
以疾守本官致仕性耿介耻奔競自登朝安於其位不求進
在臺餘兩年持論平正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章頴字茂獻臨江人初以兼經中鄉薦復應詔爲萬言書附驛
以聞孝宗稱其文似陸贄除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協贊討平

宜章寇亂郡守奏可大用自初仕卽得名對除太學錄以論王
朴諷金使求索過甚欲已任調護因以爲功上謂其言不實久
之不遷然猶記其議論命爲考試官遷博士內艱服闋添差通
判潁州改太常博士定議何澹解官行繼母服澹乞下侍從朝
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來常議禮之所由出今不
從之名爲集議實敢逢迎希合以圖進身苟留澹計始不行除
左司諫凡上二十餘疏言左相留正去恐右相葛邲不足以任
大事議者欲超除邲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言章穎好諫官
不許寧宗立除侍御史韓侂冑用黨與爲諫官誣逐趙汝愚詔
疏奏當此天地變遷人情危疑之時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
豈可輕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御史劾穎阿
黨遂罷久之起知衢州林行可復論罷之尋知潁州王益祥再

寢其命予祠需次知建寧府倪冑株除集英殿脩撰權兵部侍郎兼侍講乞修改誣撰龍飛事迹詔以紹熙慶元黨令憲王玉燦辨誣及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并汝愚當時所記事乃訂筆削從實上之累遷禮部尚書升侍讀丐去奉祠卒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諡文肅穎操履端直秉持風節不爲窮達所移朱熹嘗遺以書曰世道反覆足堪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不知終安所至尚賴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其爲清議所與如此